

苍凉大地

徐景辉 著

【第一部】

北方文艺出版社

苍茫大地

徐景辉 著

【第一部】



内容简介

野马镇上的钱家二少爷耀宗喜文，从小就想做教书先生，却被父亲送到军队，从旧军队的勤务兵一直做到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许家老二国梁擅猎，有“神枪许二”之称。他凭着一杆神枪打天下，并以其功勋卓著，做上了全县的父母官。而本书的故事则是由钱家二小姐彩荷与许家老三国材的婚姻开启的。就是这桩说不上是否门当户对的婚姻，如同缀在一起的珠子中的某一颗，只稍微一动，就把钱、许两家乃至全野马镇人的命运都扯了出来……



第一部

上 卷

海一样山林，
落日苍茫，
山鹰舞动翅膀，
草木沙沙响。
白云塞满冰河，
在落雪的日子，
飘满紫色山岗。
关东人翻垦黑色土地，
用汗水种上一轮
鲜艳的太阳。

——作者题记之一

第一章

狼奔边荒雪，虎啸塞外风。

——荒 村

漂亮贤淑的钱家二小姐许给了许家三小子，这是野马镇一桩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野马镇是张广才岭深处一个很不错的小镇，环山临水，宁静得连天空白云都不流动。在战争的铁蹄还没有踏进山口的时候一直如此。日子像从野猪的臊子肉上移动，肥得流油。野马河哺育出的女人比河水还清俊灵秀。清俊灵秀的女人让野马镇男人生活得有滋有味，光彩夺目。结果，使镇上人口与日俱增。同天底下所有的男人一样，讨上一房好女人和置下一片家业一直是野马镇男人为之奋斗的目标。钱家在野马镇是势压一方的首户，而钱掌柜钱诚的两个女儿又都如花似玉，能和钱家攀上亲，已成为野马镇男人一举两得的梦想。谁也没有料到这桩天大好事会落到许家头上。许家老三国材年仅十五岁，小钱家二小姐彩荷三岁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许家内无积蓄，外无田产，是那种屁股后挂铁瓦，一走路叮当乱响的穷户，除了几条站着撒尿的汉子，一无所有。这门亲事能由钱掌柜竭力主张，就连许家都深感意外，婚事订妥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许家人都半惊半喜，

云里雾里，不敢相信。意外的好事很难说就是一种幸运，接下来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让许家猜测和这桩婚事有关。

这是一九二九年发生的事情。

一九二九年的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对许春山一家来说都毫无道理。毫无道理的一九二九年像一杆老枪从过去的日子里伸出来，直挺挺给许家生活戳了个窟窿。先是镇上闹鸡瘟，从清明节一直闹到端午，许家的二十几只母鸡揪着瘟疫的尾巴“哧——哧——”直着嗓子叫了两天，翅膀一耷就无所顾忌地死了。可怕的是鸡瘟之后镇上又闹起了伤寒，山里人叫“窝子病”，一家一家闹，几乎没有几户漏网。许春山老汉为防止这种窝子病闯入家门一度请人烧化了七七四十九道“驱瘟符”，整天把烧过的草木灰撒在门口，企图将病魔拒之门外。同时，限制家人到街上去，也拒绝与镇上人来往。尽管如此，这种窝子病还是不可阻挡地闯进家门。除了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一家人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伤寒。镇上养生堂的蒋先生不住地跑上门来，屋子里整天充满草药味。五月里害伤寒是镇上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事情，许多人都认为是邪魔，家家用硫磺熏屋子，弄得全镇的硫磺烟味云团一样向外扩散。

许家害病最重的是长子许国栋。五月底，全家人都好起来，唯独许国栋日重一日，蒋先生把了几次脉也叹了几口气并接连摇头说：“怕是华佗在世也无济于事了，为他准备后事吧。”许春山一家顿时无比沮丧起来。许国栋的妻子小芹撑着刚刚病愈的身子整天坐在丈夫身边抹眼泪，把做家务过日子的心思都没了，老想着许国栋死了她就一头撞在棺材上也跟着他去，做一个能立牌坊的忠贞烈女。

许国栋没死，死了的是老二许国梁的媳妇苗氏。许国栋奇迹般地挣扎过来，苗氏却愈后复发，捂了几天大被之后就撒手人寰

了，丢下了几个月的哇哇待哺的孩子。许国梁是镇上有名的硬汉，从未人前落泪。埋葬妻子那天，他望着悠车^①里的吮着小拳头的儿子心里像给无数把刀搅碎了一样，难过得无法忍受。黄昏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前院门外的野马河边上，在石板上坐了好长时间，流下大把大把眼泪之后，一头扎进河里。半个小时之后，他从下游的河湾里湿漉漉上了岸，顺着山脚走到苗氏的坟前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一直到天亮才回到家里去。从此，许家兄弟都变得沉默寡言，许家的生活也跟着黯然失色。

日子就像树叶一样从树梢上片片飘落。闹过伤寒之后，镇上曾经宁静了一段时间。这场窝子病夺去了镇上六个人的生命，有五人是年老体弱者，唯有苗氏刚满十八岁，这对许家和许国梁来说都不够公平。这一年，许国梁刚好十九岁，生小子一样不是能独守空房的年龄。许春山在庄稼上场之后就张罗着给许国梁续下一房媳妇，也给小孩子找一个抚养的继母。许国梁一直坚持不娶，孩子就由小芹侍弄着。许春山不管许国梁的意愿坚持往家请媒人。

媒人上门的结果大出许春山意料。许国梁拒绝讨填房，媒人却给老三许国材说妥了亲事。这也是钱掌柜力主的事情，理由是姑娘养不过十八岁。许春山原本就认为一个富人和穷人攀亲是绝对没有道理的，这会儿要嫁过来，小男人娶大媳妇身子骨会淘垮。只是钱家是镇上大户，有一二百亩好地，还有十几个作坊，家里下人和做工的人也有几十号。钱家掌柜钱诚还任着野马镇的镇长，一呼百应。钱家三正三厢四合大院的青砖瓦房也是全镇男人所向往的。钱掌柜力主的事情，许家就得再三掂量。

^① 悠车：关东人把孩子睡车吊在屋梁上悠荡，“养孩子吊起来”即指此车，因形状像猪腰子，又称“腰子车”。

钱家所以匆忙嫁女，完全起因于胡子。庄稼封场之后，山上闹起了胡子。屏围小镇的野马岭也有人拉了辮子，各种报号传出来，这不仅打破了小镇往日的宁静，也让全镇的人战战兢兢，寝食不安。许多辮子都扬言要下山过年，这就越给镇上的紧张气氛雪上加霜。钱诚曾出面到城里让保安队驻扎过来，结果，保安队的二十几人刚从驿马站上下来，未及走进山口，就给一阵暗枪吓跑了。野马镇又成为无人看守的小镇。

张广才岭一向是土匪窝居的地方，山里人并不怕胡子，有许多地方把男人当胡子引以为自豪。只是这些年辮子太多，什么“青山好”、“双枪队”、“川上鹰”、“七兄弟”，互相争地盘，难免动枪动炮，危及人们生活，人们渐渐怕起来。又有一些破坏规矩的辮子下山压花窑^①，就越使人谈匪色变起来。野马岭上的胡子一向很少下山，他们扬言下山过年就使全镇陷入一团混乱。人们害怕胡子抢财物，就把值钱的东西都藏起来。姑娘长过十五岁，就匆匆忙忙张罗着嫁出去，生怕给哪个不仁义的辮子糟蹋了。于是，镇上掀起一股不小的埋藏物品和嫁姑娘的风潮。

钱掌柜就是在这种时候决定把二女儿嫁过许家去的。他本想把两个女儿都打发出去，因为大女儿彩莲也到了十九岁，只是她使性子不嫁，只好先打发二女儿。

许家没有理由不听从钱家的安排。接连灾害之后，野马镇意外获得了个丰收年。许家原打算来年春起盖房子，过两年后有了积蓄儿子又大些再考虑给三儿子办婚事。钱掌柜这样主断，许家只好临时修改计划：先办婚事后盖房子。

婚期定在腊月二十六。这是刘瞎子算定的吉日。

① 压花窑：土匪攻占村庄大院称为“压窑”，攻打有枪的人家称“压响窑”，奸污妇女称“压花窑”。

谁也没有想到，事到临头，许国材突然走了。

许国材是在钱家二小姐彩荷姑娘即将成为他的新娘的时候悄然离开了野马镇。许国材打定主意要离开野马镇的这天晌午，天空瓦蓝瓦蓝，挂着腊月里少有的母亲一样慈祥的暖日。午后，气候发生了急剧变化，灰布一样的云团从远处向野马岭上空斜扯过来，很快吞蚀了暖日。从科尔沁方向刮过来的冷风野鹿一样冲过松嫩平原，一头撞入张广才岭，把野马岭宁静的天空撕破了，满天的雪抖落下来。

正是镇上喝腊八粥杀年猪置年酒操办喜事的日子，浓烈的气氛也没能遏住风雪的来临。黄昏的来去显得很无奈也匆匆忙忙。掌灯时候，风停了，大团大团的白雪喝醉了似的，趑趄趑趄往下飘落，小镇在风雪中摇摇欲坠。

大雪下了三天三夜。这是野马镇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大雪，岭上岭下一色的银白，那些脱了叶子的褐色山林也格外的萧瑟坚硬。野马河给这场大雪淹没了，分不出此岸彼岸，茫茫苍苍，浑然一片。河那边的一片平滩也较往日变得空旷而明亮起来。雪后的野马镇既干净又笨重臃肿。所有的旧房舍、枯草和斑斑驳驳的残瓦都给涂抹成白色，鲜亮扎目。只是街道给雪阻住了，人走上去要淹没到膝盖以上，很吃力。雪后的太阳失去了往日的慈祥，锐利无比，天气也骤然变冷，铁一样生硬，整个天空都冻得煞白。镇上的人给寒冷关进了屋子，只有一阵一阵的冷风潇洒地打着呼啸在街上肆无忌惮地蹿来蹿去，不时掀下屋脊上的雪朝人们的脸上背上打过去。杨树和白桦树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叫，几家店铺的门轴冻滞了，转出呜呀呜呀哭一样的声响。守在屋子里的人不住往火炉里添木片子，片子火发出劈劈啦啦的响声，仍阻止不住寒气从门缝、窗缝挤进来。堵严门窗缝的大户人家，冷气就沾在洋玻璃上吞蚀屋内的热量。男人们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暂时停

缓下来，坐在家里守火盆。看见窗花上的花草树木也给寒气吹得七倒八歪就知道外面还冷着，然后烧热了火炕，扯过自己的女人光溜溜捉进被窝里去。

野马镇给寒冷威慑住了，瑟瑟发抖。这股寒流持续了三天，有五位老人和两个孩子给这股寒流夺去了生命。孩子赤条条丢在西山坡的乱坟岗子上，五个老人却给一口口漆了土红的棺材抬到东山上。出殡发丧的人给冻得哭不出声来，连狗也懒得替他们叫一声，一切都无声无息。全镇给这股寒流扫荡得满目萧条，唯有养生堂的蒋先生进进出出格外忙碌，除此之外就是那些非到钱家作坊上工不可的人才抄着手用狗皮毡帽捂严了脑袋走到街上去，踩着积雪，踩出扎扎扎扎的声音，很凄凉。

许春山是在雪后的第二天傍晚得知许国材已经离开了野马镇而且不知去向。此前的两天他一直带领张柱和老李两个清扫院子里的积雪。

许春山一家紧邻着钱家大院，五间正房和两间厢房就临在十字街的东街上，南面正对着静静的野马河。许家的柴草垛和牲口棚就在河堰外，中间隔着三十几垄田垄，一条毛毛道羊肠子似地一直弯到河边。许家人常到河边凿冰提水，因此，许春山带人一直把雪道清扫到河边。北面的正门一直清扫到街上。许春山扫雪的时候，曾经看着国栋、国梁两个把两坛子酒搬到下屋，心里盘算着国材的婚事，并没想到他会离家出走。刘氏曾经提醒他，“三儿已经有两天没回家了，你不问问？”刘氏说这话时正从屋檐下的干辣椒串上揪下两只红辣椒，目光很明确地泊住许春山的眉头。许春山正望着小芹。小芹挑着两只水桶到河边上，水桶的洋铁环发出伊呀伊呀的声音，像患了牙痛的病人。他说，“老二，别让你嫂子去，冰天冰地的，你去。”许国梁就丢开手中的活计到河边上，从小芹手里接过扁担。谁也没有留意刘氏的话。

“你得问问，别出什么事。”刘氏再次从屋里出来就多了催促的意思，“大雪咆天，我不放心。”许春山并不担心，这么冷的天，连耗子都不肯出洞，他会四处乱跑吗。没准又在什么地方贪玩，或者在钱家作坊看他的结婚用家具，三五天在外也是常有的事情。他说：“这小子贪玩，没准又恋在哪了。到年关了，都恋着玩呢，赌输了自然就回来了。别管他。”刘氏说：“我感觉不好。昨夜里做梦乱糟糟的，老是梦见儿马子跳槽。^①醒来眼皮跳，心里也闷得慌。山上老有络子上的人下来，别把他卷上去。”许春山说：“别胡思乱想，钱家姑娘还没嫁过来，谁会卷一个揩不出一滴油的穷人做票。野马岭上还没有那号不通道理的络子。放心吧，给他娶媳妇呢，这样的好事他能丢下。”刘氏说不服许春山，自己叨叨着又进了屋。

直到这天上午钱家人过来叫许国材去作坊验看家具搓色，许春山才打发人四处去找。结果，找遍了牌局和唱蹦子场所，甚至何家园子，都没有。许春山这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好，大雪封山，谁也难以出镇，国材能到哪去呢，要是真的碰上胡子，很难说会怎么样。

在镇上找了一天，一丝迹象也没找到。许春山又亲自套上马爬犁跑到山口外的驿马站上找遍了所有耍场子的地方，都没有。最后，他跑到火车站，站台上空空荡荡，只有两根铮亮的铁轨从雪地里直挺挺穿过去。他在站上一直到最后一趟票车开进来又开出去，没有许国材，连镇上的人都没有。他嘘了口气赶着爬犁回到了镇上。回到家里，他没敢到上房见父亲，父亲七十几岁能禁住这次寒流已经不容易，他不想再让父亲为这事着急上火。他回到自己房里把一家人都叫到身边。

① 儿马子跳槽：意为有人流落在外。这是山里人的一种迷信说法。

“找吧，三儿也许摊上事了。”许春山叼起旱烟袋慢吞吞说了一句，许多忌讳的字样他不忍心说出来。

“找，镇上没有，站上也没有，这冰天雪地，还咋找。”许国栋显得不知所措。

“能找的地方都找到，不信他能飞到天上去。”刘氏插话说，“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不尽心找到，谁会帮他。”

“找，无论如何也要找他出来。”许国梁最后答应下来。

于是，许家人分头再去找，几乎翻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有翻出一根汗毛。就在许春山发愁时，许国梁带回了有关许国材的消息。

这消息来自渡口幺叔。幺叔紧随许国梁站在许春山面前就把这一消息重重掷在他的面前。

“许当家的，你儿子，走了。”幺叔说，“别再找了。就是你把野马镇翻过来也找不到。”

“你说什么？”许春山吃了一惊，“走了？”

“他从站上走的。”

“当真？”

“当真。坐火车走的。”

“有人看见？”

“是我送他走的。”

许春山怔怔盯住幺叔，盯住那张干瘦干瘦的脸和一双灰色的眼睛。

“他没说去哪？”

“没说。”

“他没说别的？”

“没有。”

“没有？”

“好像说过一句。他说他再不回来了，他对不住家里也对不住钱家，钱家二小姐嫁别人吧。”

“他真这么说吗？”

“当真。”

“畜牲！”

许春山自言自语骂了一句，便对幺叔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幺叔走后，许春山一屁股跌坐在炕沿上，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目光无边无际地扩散，眼前一片昏暗。他不相信一个十五岁的毛孩子会在大雪咆天的日子里离家出走。他找不到儿子可以出走的理由，他甚至对幺叔的话产生怀疑。他躺在炕上足足想了一整夜也没想出儿子要离家出走的迹象和预兆。他到幺叔家见了幺婶，得到进一步证实：许国材再三请求幺叔，是幺叔用爬犁把他送到站上的。除此之外，幺婶说不出别的情节。

这是个狼崽子。许春山不住地在心里怒骂，情绪也变得无比恶劣。

许国材无声无息走了，给许家丢下一片混乱。刘氏和小芹一面理家做饭侍弄苗氏丢下的孩子，一面不住地祈求保家仙，^①烧香祭供，又不住地到刘瞎子那里算卦批八字。刘氏像中了魔似的，口中不住叨叨：“家仙保佑，保佑三儿平平安安……别出什么事情，到时候我杀一口大猪供你……保家仙，我可是没少烧香，你总得对得起我的一片真心……”许春山也感到事情已经给家里的正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他本人也失去了往日的沉稳，变得茶饭无心。许国材没有给卷到山上的辘子里去，这多少还是个安慰，只是这大冷的天只身在外又不知去向，未免让他担忧。钱家一次一次紧锣密鼓地张罗婚事，就越是把他的心揪了起来。这

① 保家仙：关东人习俗，在下屋或仓房内供奉狐仙、黄仙，以求福佑。

种事瞒不过钱家，到时候钱家要嫁闺女，没有了新郎官钱家二小姐怎么会接受，钱掌柜钱诚也决不肯在小户人家手上栽面子。许春山意识到事情不好收场，不能再瞒着，要跟钱家说。在说给钱家之前，先跟自家老太爷子请罪，要是老太爷子肯做主，事情也许会好办些。许春山打定主意，小心翼翼地到里间去见父亲。

许家老太爷子许达正捧着枯黄的《三国演义》看得入神，并没注意到许春山进来。自打几年前他把家里的一切交给许春山就世事不问，一个人前院后院做些看家护院的事情，近两年腿脚不听使唤，就躺进里间的小火炕上看闲书。家里的事虽不闻不问，却一件一件数在心上。

“爹。”许春山直挺挺立在身边。

许达把书扣在枕头边上，略欠起半截身子，浑浊的目光斜瞟过来。他盯住许春山的表情。

“爹，三儿走了。”

“走么，男人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这天气……”

“他已经老大不小了。我在他这个年纪已经……”

“他坐火车走了。”

“坐么。有火车不坐？”

“他不回来了。他说他不回来了。”

“这怎么说？”

“么叔捎话，他说他一辈子都不回来。”

“他闯了什么祸了吗？”

“不知道。”

“有老二，他不该。”

许达叹了口气，捧起书本扣在脸上，嘴里叨叨咕咕说着吴王太误国，孙仲谋无谋，刘玄德无德的话，又缓缓把书本拿开，脸

上多了几许泪水的潮湿。他说：“别傻站着了。我知道你会尽力去找三儿的，只是吉日快到了，还不去跟钱亲家商量。”许春山说：“还有什么好商量，好容易攀上这门亲，是三儿没福。”许达说：“三儿一定是摊上事儿了，说气话。事过了，他一准回来。那么好的媳妇他不娶，他又不是傻瓜蛋。去吧，钱诚也是个明事理的人物。”许春山眨巴着两眼，好半天才回出一句：“这事得爹做主，钱诚才会给面子。恐怕得退婚，就算不退婚也得改日子。”许达连连摇头：“钱诚是极要脸面的，他不会同意。改日子不吉利，到这地步，无论如何他也要把姑娘嫁过来。你去见见钱诚吧，总是要见面的。我老了，这种事不该由我做主了。”许春山很难过地说：“爹，我没把日子过好，老大家的好几年不生孩子，老二家的又没了。这又走了老三。都是我不肖。”许达未及许春山说完就紧闭双眼，两行泪水止不住从眼角流到腮上。许春山知道父亲的心事，再没敢说下去。

许达由始至终的心愿就是置下一大片家业，能像钱家那样有几百垧地，建几个作坊和几进几出的四合大院，青砖瓦舍，高墙门楼，再有一对石头狮子分列两边，然后有一大群家人和一大群儿孙，最好应该有几个孙女。总而言之，别人有的，他都应该有，别人没有的也应该努力置下。事实上，许家走到今天的地步已经和他最初的愿望南辕北辙。仅有的几间草房和两垧半薄地也是儿子和孙子创下的，家境在他手里已岌岌可危，没有儿孙的努力也许连今天的景况也没有。每想到此种情形许达就有些于心不甘，只恨身已老矣，力不从心。

许达是十九岁那年只身一人闯入关东的。一路关山险隘，艰苦卓绝，仅凭一根枣木棍子跌跌撞撞一头闯进了张广才岭深处这个叫野马镇的地方。那时的野马镇还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镇，多靠打渔采山货为生，日子都过得富足祥和。许达看好这里依山傍

水的环境和世外桃源一样得天独厚的安宁，便在镇上扎下来，一面采山，一面在山脚下刨一些荒地。那时候，在河两岸平川地垦田要有大清国边垦文书和许可。许达人地两生，拿不到任何官办许可，只好小打小闹过日子。不久，山口外官府设驿马站，钱家得天独厚地拥有了驿马站管理经营权。随后，钱家看好了山口外的平川地，利用和官府往来熟识的便利，拿到了拓地文书，于是，放弃了官府驿站，开始了大规模的开荒创业，很快就将个驿马站发展成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钱家又利用驿马站修驿路的机会，设立油米坊、酱醋坊、烧酒坊等小作坊。由于钱家善经营，钱家磨坊和烧锅很快远近闻名。钱家有了资本，就做一些山货转手贸易，不下三五年，钱家在野马镇和驿马站就露出头角，鹤立鸡群了。钱家财势虽倾压一方，却缺少识文断字和计升计斗有文化的人物。为此，钱家开始为子女寻找先生。许达小时候曾受父亲开蒙，读了一本半本蒙学，也略知一点四书五经。许达的父亲是个一文不名的破落秀才。秀才撒手归西后已经家业荡尽，四壁徒空，只给他留下一筐箩枯黄的书卷和一个指腹为婚尚未过门的媳妇。他不想连累这个未过门的姑娘也不想让她受迁徙之苦，就一个人悄然东进。哪想这个倔强的农家女一脑子三从四德，把他十五岁认亲之日当了许嫁之日，在他闯关东一年后，也凭着一双天足大脚板雄纠纠跋山涉水下榆关，^① 渡辽河，涉松花江，一路关山重重，直追到了张广才岭，找到了野马镇。许达被她的真诚感动了。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发誓要创下大片家业，否则就不算闯关东的汉子，也对不住她走过的几千里路程。只是野马镇和驿马站都没有现成的家业供他俩接收，家业还得凭自己去创造。小夫妻俩别无选择，得刨荒就刨荒，能采山就采山，过着

① 榆关：山海关。